

卷二

書名 草木子四卷 正德十一年葉溥刊本
 撰者 明 葉子奇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 雜家 雜學 明
 索書號 倉石 30267
 編號 302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 3026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草木子四卷 正德十一年葉溥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子卷之一

管窺篇

括蒼龍泉 葉子奇世傑著

天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充。莫先於
 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盪。漸加凝
 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瀾之勢焉。於是
 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
 既具迺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行之生。必以斂。善為斂。必以斂。言之也。水火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草木子卷之二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甘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為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以乾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重以咸恒。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自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

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田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尚同於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筮卜書也。夫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

春秋書日有食之綱目止書日食從省文也。

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烹合矣。大抵樂惟取其和。後世樂多悲壯。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禮樂情文之出哉。

古人定律呂以考中聲。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正。若今道家金鐘玉磬及琴瑟一類。篋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爲其聲。使與草木之類。變。

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詳致荒而實
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胡樂也聲皆宏大華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調且因今之曲調而譜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
意善則得矣毋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胡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節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
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器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
乎今之世及古之迫爲失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

俗易也妖聲艷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確論也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真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大義絕之夫人得
而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秦大夫楊雄死所以病揚子也然爲秦大夫者不知
其幾不書又所以因貶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統也書晉陶潛卒特
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為武三思所殺。讓五王之失刑也。書問太師中書令瀛王馬道平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雨。蓋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也。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雖各國其材而為焉。正夫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異也。然仁乃仁體之一歟。

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淺者說。歸謂苟人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



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

放之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

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

北海而準。考諸三王禮譜。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長

聖人而不謬。不恃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字可通之

理也。若謂克己天下皆國於吾仁之中。如曰與故克

己。齋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闕。讀之氣象。豈豁然可

喜。事則茫然無據。

考沂氣象。見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遙遊於虛空。又曰

卽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飯糗茹草，若轉蓬也。又爲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滯礙。

論定以處，成爲歲時，兩會泰以建亥，爲水正之說也。然實非也。歲自當以夏時爲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曼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之書，朱子獨曼二氏之亂真。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逆推其工夫之端緒也。所以順推其效驗之次序也。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

莊靜一之中，以爲格物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三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正於至善。親賢樂利，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贊心之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既誠，自無私邪。

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懼好惡等意思留滯在心而不
能察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
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為說。蓋用得其人。則
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
其要在於繫矩則上下一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書。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
庸。是就人事上指示。中庸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
情。事兼德行。物道彼此。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
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
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亘古亘今
不遷不變。常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
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齊。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時。遏人欲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天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大夫有一家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之言。費隱又以人物兼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可其妙矣乎。

中對和則中為靜。而和為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對庸則庸為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立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無中和之義。費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自微而顯。

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后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后言顯。

人之為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國。

已慮其絕人倫去人事。始謂之辯道矣。其慮可不謂遠已乎。

喪服自期已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貴之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屬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是子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當也。

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至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為。

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之。是聖人猶與天為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有

默莫焉是聖人與天為一

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日累則卑乎其污矣故不高明

頑遂怠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穹壤

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為二其天淵三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為一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滅却春盡
書浩然是無虧欠時也

愁是不能集義剛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亡心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太過
是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

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體統言
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
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
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為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
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
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虛之極。無為。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網
緼。吾以觀其始。正其命。

夫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噓。嗑。呼。天地是萬物。

物是小天地。

地冲氣所以能生萬物也。冲氣所以為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

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為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

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故畫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感以神。惟知萬物之情者。不可問

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教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口鼻之教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並運為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畧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止也。因精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出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或者指游魂之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心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橫浦之學以覺為性。曰覺之一字。象妙之門。是止論智為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

於私欲未為病。纒涉於惡。即是害事。全似告子。臨川之學。分心跡為內外。內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老之說。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群言。純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學。以濂唐習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學。真視濂洛。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正道也。可謂志則步者矣。

許魯齊北方之學者。未能出之先之。劉宗周次之。

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古。惟有此四入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氣。性善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為善者偽也。祀柳栝椿之謂也。揚子

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

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

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

我善哉。蓋贊歎之辭。卽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

說性有三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辯。可見儒書之不可無

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楊。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昇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

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日用。尋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空寂滅無生爲說。老氏貪生。故每以還童爲說。惟女時處順。衰樂不能入者。

惟至爾

草木子卷之二

草木子卷之二

鈎玄必用

易卦自下而上，其於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六，古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

陳希夷玉鑰匙占法，即周易圓圖之象也。以二至而為之主，冬至而順，夏至而逆，始復之道也。逆順之遺，休乎

日

司馬溫公之潛居世五十五行其象以一為辰川為變川為本川為變川為其具五生數也以下為委下為其而為末川為變川為其具五成數也以吉凶成否乎定其占以旺相休囚先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一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劫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變乎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動

風雲雷雨天地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大經也

霖雨既霽闕雲在天精神化之精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言化無全功。巧其音者。執其羽。豐其實者。書其花。

言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言平賈生之言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

萬物為銅。或化為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為物。兮又何

足據。由此。雖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

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為蛤。是羽虫化為甲

虫也。田鼠化為鴛。是毛虫化為羽虫也。松樹化為老

人。無情化為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為石。有情化為無

情也。牛哀化為虎。公冶夏王長之變。浴於川化為龍。或

於深淵。漢末馬止之人名馬異。亡入于胡。後漢劉聰。右

劉氏生一蛇。一江血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

化為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為女道士。有男子

生子。尊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送。九此者造物游氣。變

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楨孽之萌。各有

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脩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承德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感節三代而下漢高為最昭烈次之光武

唐太宗伯仲間爾

王誼不謀利明活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矣語尤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

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

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

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脩而得司

馬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

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聞

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加賦於民歎矣哉。

仁人之誥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

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玩是視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淫辭之氣。則揚其心下善惡之情。以出於自然者為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為善。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詩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詩活然之氣。聖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即行有不謹於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無處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南人不夢。北人不夢。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言云兩人不寢馳地人不寢象缺於所不見也。三聖焉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

想而形於夢也。曰焉而念車國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

聞聞應遠真聞聞而遠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

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無

耳目則聲色又焉而生之哉則造化或幾於無

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

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

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

木皆中實也而麥雜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則

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

形無聲者金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

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

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掘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
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死曰打地斷尾時如何曰宗
王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人
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精神去則機息天
儒佛言性之言譬之明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
由諸已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
君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

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壯子曰哀莫
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謂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為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為盜則勃然而怒可見
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
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之謂風土

冬至用陽道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道逆行九宮從天道
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
二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曆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
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干四維配
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比和兄弟之
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
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正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火陰
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牛克制化定人。吉凶壽夭
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
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
羊無神。猴無腎。鷄無腎。犬無腸。豬無筋。人則無不足
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為二十八星。禽如虎
則豹配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予以推人吉凶錄傳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矣

蓋數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畧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合氣之說亦出念無感也或世誣民於斯惟甚識者取其明察者而用之

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二音門開即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論五星鄭去非以戰鬪伏降刑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秘便有為我意思其高處是虛

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憶其神自化
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

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屎溺每况愈下蓋以道無
乎不在也

閔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一用之彌滿太虛慶之莫
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

庚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

精

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古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有
時而貴不見當亂之世今章紫綬照耀奴亭之軀乎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
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別傳更無別者
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為六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
以寂滅為樂也徇生執古者物而不化故以養生為
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天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然佛得性之空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為自處不涉於大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為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豎可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為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居者便是更不識我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止一悟為一如曰隨緣放蕩任性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佐摺禪師無撈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心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論廻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潤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教一教分等分計今喻分也

草水子卷之二





